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四回 田爾耕獻金認父 乜淑英赴會遭羅

詩曰：搔首長吁問老天，世情堪恨又堪憐。

良心喪盡供狐媚，佛道訛傳作野禪。

強合天親稱父子，妄扳路柳當姻緣。

昏昏舉世如狂瞽，廢去倫常只愛錢。

卻說眾人看罷蠟丸內書，為何大驚？只因上寫著的「於四月廿四日皇上大婚之日，放火燒彩樓為號，裡應外合，搶奪京城」。進忠將劉保下了死監，著人飛報九門，仔細防守。凡一應出入，俱要用心搜巡盤詰。

次日，三法司提到劉保等一千人，當堂審問。劉保也不等加刑，便招出：「與李永芳相通，約於大婚之日燒著彩樓。李永芳以兵外應，要取京城。事成之日，封我為燕王。王祚是李永芳的家丁，同周如光先來通信，在酒店內走了。陳遠是小人的表弟。二日先有五百邊兵，分頭入城。」法司聽了，盡皆愕然。又問道：「各門把守甚嚴，他們從何處進來的？」王祚道：「咱們是初日從哈囉門進來的。」又問了一遍，眾人口詞相同。公擬定通同謀叛大逆，劉保、王祚、周如光俱應凌遲；陳遠為從，應立決。帶去收監。著東廠並城上沿門緝拿周如光。次日於娼家拿到，對了口詞，具本復奏。旨下依議，著即處決。四月五日，兩棒鑼鼓，押赴市曹，登時處決。正是：

堪笑奸奴似毒蝮，妄求非分媚甄裘。

一朝身首分西市，血肉淋漓犬也羞。

劉保等誅後，著兵部傳諭：各邊鎮嚴加防守。京城內把得水洩不通，只等到大婚之後，拆去彩樓，方纔放心。

忽一日，聖旨下來，道：「魏進忠初任廠職，即獲大奸，勤勞為國，忠蓋可嘉，著賜名忠賢。賞內庫銀八兩、綵緞八表裡、羊八腔、酒八瓶。」忠賢謝過恩。次日坐廠行牌，提究把守哈囉門的錦衣衛千戶。

是日，正是田爾耕當值，聞此信息，心中懼，在家行坐不安，飲食皆廢，無計可施。奔子許氏問道：「你為甚事這等煩惱？」爾耕道：「只為我前日把守哈囉門，王祚從那日進來。昨他招出，故此廠裡提問。」許氏道：「不過罰俸罷了，怕甚麼！」爾耕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止壞官，竟要問罪哩。」許氏道：「太監的買賣，不過是要錢，你送他些禮兒，就可無事。」爾耕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理！老魏原是皇上舊人，如今聲勢漸大，後來必掌司禮監的。我不若辦分禮，就拜在他門下，他日也受他庇蔭。」許氏道：「不可！你是大臣嫡派，到去依附太監，豈不被人笑罵？」爾耕道：「如今時勢，總是會鑽的就做大官。」正是：

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為之。遂連夜備成禮物，先到門上打點。正值魏監入內去了，先央掌家說合停當，裡外都送過禮。伺候了兩日，方出來。轎到門首，田爾耕遑著跪在道旁，稟道：「錦衣衛帶罪千戶田爾耕叩見老爺。」從人喝道：「上去。」跟著轎後，來至廳前。

忠賢下了轎，升廳坐下。田爾耕執著手本跪下，小內侍接上手本，行了庭參禮。忠賢接過禮單，上寫著：「金壺二執，玉杯四對，玉帶一圍，漢玉鈎繅一副，綵緞二端，紗羅各二端。」看過說道：「你何以送這厚禮？」爾耕慌忙叩頭道：「小官得罪老爺台下，望天恩寬恕，足感大德。」忠賢道：「這事非同小可，你怎麼不小心盤詰，皇爺著實惱你。如今幸的沒有下法司，咱替你包涵了罷。你只來說過就是了，又費這些錢送禮，收一兩件兒罷。」田爾耕忙又跪下道：「些小薄禮，送老爺賞人，略有一點敬意。」忠賢道：「既承厚意，不好再卻，收了罷。」

爾耕復又拿過一個手本，跪下道：「小官蒙老爺赦宥，恩同再造，情願投在老爺位下，做個義子。謹具淡金幾兩送上，以表兒子一點孝意。」忠賢接過手本，上寫著：「倭金二百兩。」忠賢分歡喜，大笑道：「田大哥，你太過費了！纔已領過，這定不好收的，咱也不敢當，此後還是弟兄相稱的好。」爾耕道：「爹爹德高望重，皇上倚重。兒子在膝下，還怕折了福。」於是朝上拜了八拜。忠賢見他卑諂足恭之態，只是嬉著嘴笑。邀他到書房裡坐，二人攜手入來。爾耕先扯過一張椅子，在中間道：「請爹爹上坐。」忠賢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對坐罷。」讓了半日，忠賢下坐，他在左邊，只把屁股坐在椅子邊上。家人捧上茶來，他先取過一杯，雙手捧與忠賢，然後自取一杯。

忠賢道：「田大哥一向外遠，還喜丰姿如舊，咱們到老了。」爾耕道：「爹爹天日之表，紅日方中；孩兒草茅微賤，未嘗仰瞻過龍顏，爹爹何云久別？」忠賢笑道：「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，認不得咱，咱卻還認得你！」爾耕忙跪下道：「兒子委實不知。」忠賢扯起來道：「嶧山村相處了半年多，就忘記了？」爾耕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是了，當日一見天顏，便知是大貴之相。孩兒眼力也還不差。如今為鳳為麟，與前大不相同。」

家人捧上酒餚，二人對酌。忠賢道：「田大哥可曾到東阿去走走？可知道令親的消息麼？」爾耕道：「別後二三年，姨母去世，孩兒去作弔時，姨妹已生一子。聞得劉天佑那屢次相逼，已出家了。」忠賢聽了，不覺淚下道：「只因咱當日不聽良言，以至把岳母的二千金麥價都費盡了，不得還鄉，流落至此。幾次差人去打聽，再沒得實信。可憐他母子受苦，若有老成人，可央個去討討信。」爾耕道：「孩兒有個姪子田吉，由進士出身，新選了東阿縣。他去，定有實信。明日叫他來拜見爹爹。劉天佑那畜生當日既極無情，後又見姨妹有姿色，要強娶為妾，受了他許多凌辱，此仇不可不報。今幸舍姪到那裡去，也是天理昭彰。」二人談話，飲至更深纔別。正是：

天親不可以人為，何事奸奴亂走之。

三畏四維俱不顧，忍從闖寺作乾兒。

這田爾耕乃原任兵部尚書田樂之孫，原何受劉天佑許多勒？只因他與沈惟敬同惡，沈惟敬壞了事，他逃走在外，故不說出，恐惹出事來。如今事平了，又做了官，故思量要報仇。是日酒飯畢，歸家對奄子說道：「我說老魏是誰，原來是傅家姨妹的丈夫魏西山。我只道他死了，誰知他竟到這地位！他還認得我，說起來他要差個人去訪姨妹的信。我舉出姪兒田吉來，明日領他去見一見。」

次日清晨，爾耕同田吉來見忠賢，又送些禮物並土儀，也拜在他門下。忠賢甚是歡喜，道：「你到任後，就代咱到嶧山村傅家莊訪個信來。」田吉應諾回來。爾耕又將劉天佑的事托為報仇，田吉亦允了，領憑辭行赴任，帶了家眷往山東來。不日到了東阿，一行儀從鼓吹上任，行香謁廟後，交盤收清，上省參見各上司。回來即差了個能事家人，到嶧山村來探訪傅家消息不題。

忽一日升堂時，有巡撫裡文書下來，當堂開看過，即喚該房書吏抄寫牌票，忙喚捕快頭目聽差。只見走上一人來參見。那人生得甚是雄壯，但見他：

賦就身長體壯，生來臂闊腰圓。光芒兩眼若流星，拂拂長鬚堪羨。

力壯雄威似虎，身輕狡健如猿。衝鋒到處敢爭先，說甚天山三箭。

此人姓張名治，乃濟寧人氏，年近三旬，現充本縣快頭，上堂叩了個頭跪下。田知縣又叫傅民壯頭。下面答應一聲，又上來一人，也是一條彪形大漢，但見這人生得：

赤黃眉橫排一字，雌雄眼斜鬥雙睛。渾身筋暴夜叉形，骨頭臉縐紋侵鬚。

裹肚闊妝真紫，絲絲斜拽深青。威風凜凜氣如雲，河北馳名胡鎮。

這胡鎮乃大名府人，也只在三餘歲，充當本縣民壯頭，上堂叩頭聽令。田知縣吩咐道：「纔奉撫院大老爺的憲牌，著本縣示

禁白蓮、無為等教。我聞得此地多有講經聚眾之事，特差你二人領這告示，去各鄉鎮會同鄉保張掛，傳諭居民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容隱說法惑眾之人並游食僧道。□家一保，犯者同罪。你們與地保若受賊容隱，一定重處。」叫書吏取告示交與二人領去。

兩個人出了衙門，到巡風亭，聚集他手下的副役說知。內中一個說道：「燒香做會，合縣通行。惟有嶧山村劉家莊上，每年都要做幾回會，這事如何禁得住？這也是做官的多事，他又不害你甚麼事，禁他做甚麼！」張治道：「上命差遣，我們也不得不去走走。」各人回去收拾。

次早，各人備了馬，帶幾個伴當出東門來。二人在路上商議道：「我們這裡竟到劉家莊去，只他一家要緊，別家猶可。」不一時，已到劉家莊前。莊客見是差人，忙去報與莊主。張治等下了馬，莊客請到廳上坐下。少頃，裡面走出一個青年秀士來，卻也生得魁偉，但見他：

磊落襟懷稱壯士，罡星又下山東。文纔武略盡深通。立身能慷慨，待士有春風。

仗義疏財人共仰，聲音響若洪鐘。腰間長劍倚崆峒。渾如宿山虎，綽號獨鬚龍。

這莊主姓劉名鴻儒，年方二□六歲，乃劉天佑之子。自幼讀書，愛習槍棒，慣喜結交天下豪傑。人有患難，他卻又仗義疏財，家中常養許多閒漢。是日聞莊客報，即出廳相見。與二差見過禮，坐下問道：「二位枉顧，必有見教。」張治道：「無事不敢輕造。今早大爺接得撫院憲牌，禁止燒香聚會等事。發下告示，著我二人知會各鄉保，不許坐茶、講經、做會，一則恐妖言惑眾，二則為花費民財。不許容畜遊方僧道，要各具結狀，□家一保，因此特來貴莊報知。」遂取出告示，拿了一張遞與劉鴻儒看。只見上寫著：

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七級紀錄□次王為嚴禁左道，以正風化事。照得鄒魯乃聖賢之邦，風俗素皆醇正，人存忠孝，家事詩書。近有一等隱怪之徒，倡為邪說，倚佛為名，創為燒香聚會之事，立無為、白蓮、混同等教，名雖各異，害則相同。一人倡首，千百為群，玉石不分，男女混雜。滅絕名教，任其邪淫奸盜之謀。鼓惑愚蒙，證以生死輪迴之說。蔽其耳目，中其膏肓。萬里可聚，積愚成亂。所謂惑世盜名充塞仁義者，莫此為甚。到於破財生亂，深可痛恨。除已往不究外，特刊成告示，分佈各州縣鄉村市鎮懸掛，曉諭居民人等。俟後再有此等奸民，容畜遊方抄化僧道，仍前怙惡不悛，著該地保隨時報縣，嚴拿究治。該州縣逐月稟報，不時巡柑。如有司容隱故縱，拐出，定行參處，地保拿究，決不輕貸。有人出首者，該有司賞銀三□兩。須至告示者。

天啟元年□一月日示

劉鴻儒笑道：「俱是迂儒之見，做官的也要從民之便。小莊一年也做好幾次會，寒家已相傳四代，就沒有見亂在那裡。」胡鎮道：「小弟也料得不能禁止，只是新官初到，也要掩密些，避避風頭。自古道：『官無三日緊。』淡下來就罷了。」莊客擺上酒飯來，吃畢，二人起身。劉鴻儒取出□兩銀子來相送。二人道：「我們素手而來，忝在教下，厚賜斷不敢當。」鴻儒道：「些須之物，何足掛齒。此事拜煩遮蓋。」張治道：「小弟也常要來赴會，只是寂密些要緊，內裡事在我們二人。」收了銀子，辭別出去。

劉鴻儒回內，覺得心神不寧。走到書房，與先生閒談。這先生姓葉名晉，是本縣秀纔。因問道：「纔縣差下來，有甚事？」鴻儒道：「撫台發下告示，要禁做會的事，甚是嚴緊。新縣尊沒擔當，故此叫他們下來攪擾。」葉晉道：「聞得老兄已去請憨山禪師開講，這卻怎處？」鴻儒道：「我正籌劃此事。今已收了許多錢糧，遠近皆知，如之奈何？」

說話間，只見莊客報導：「門外有人僧人要見。」鴻儒道：「有便齋與他一頓。我沒心緒，不會他。」莊客去了一會，又來說道：「那和尚說，有憨山大師的書子，要面交與爺的。」鴻儒道：「請的人尚未回，他到先有書子來了。」於是出來相會。只見這僧人真個有些異樣：

頭戴左筓帽，身披百衲衣。

芒鞋騰霧出，錫杖撥雲歸。

腹隱三乘典，胸藏六甲奇。

洪眉兼大鼻，二祖出番西。

劉鴻儒迎到廳上，見禮坐下，「請問老師寶山何處？求賜法號。」和尚道：「貧僧草字玉支，家世西蜀。少時曾歷游名山，在伏牛戒壇禁足已二□年矣。憨師因患目不能來，故托山僧來貴處，以了檀越勝會。」袖中取出憨山書子來，遞與劉鴻儒。鴻儒拆開看時，卻是一首詩，上寫道：

珍重中峰老玉支，好將慧力運金篦。

卯金合處龍華勝，得意須防著赭衣。

鴻儒看罷，不甚明白，忙叫辦齋，請葉先生來陪。吃畢，問他些經文要指，靜定宗乘。那玉支應對如流，辭旨明暢。鴻儒□分歡喜，夜分時親送到庵堂宿歇。

次日，與葉先生商議道：「憨山不來，薦玉支來，到也有些道行。只是官府嚴禁，奈何？一則收了許多錢糧，何以回人；再者，恐難再得這樣高僧。」葉晉道：「據弟想來，只有這一法可行。本縣田公為人古怪，既不能行，不如到九龍山尊府園中去好，地方寬大，又是鄒縣地界。刻下縣尊引見未回，現是二尹署事，料地方鄉保也不敢多管。只有緝捕上人，要送他幾金，瞞上不瞞下，方保無虞。」劉鴻儒道：「有理。明日就煩先生上城與張、胡二人說聲，並就約會他們，何如？」葉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今日就去。」鴻儒即進去，取出二□兩銀子來，交與葉晉。忙叫小廝備馬相送，並候回信。

葉晉放了學，出來上馬。傍晚抵家，即到張治家來說知，送了他五兩銀子。張治道：「官府嚴厲，不當穩便怎處？」葉晉道：「好在他往九龍山莊上行事，不是我東阿的境內，就與足下無干了，只當替他銀子用的。」張治道：「且同相公到胡鎮家計較。」二人來到胡家坐下，胡鎮道：「葉相公，貴人何以踏賤地？」張治道：「葉相公近在劉家莊設帳，劉家要在新正內講經做會，特托相公來見教。」胡鎮道：「使不得！官府利害。」葉晉道：「他也知本地方不便，如今要往九龍山莊上建祇。好在不是本縣地界，求二位擔待一二。薄儀五金奉敬。」袖中取出銀子，放在桌上。胡鎮道：「既不在本地方，還可遮掩，只是過菲些。他這一遭，要收好一宗錢糧，也該分惠些纔是。」葉晉道：「不必說，明日再送五兩來與二位買果子過年。」張治道：「事雖在我們，卻也要寂密些。」葉晉答應，別了二人回家，燈下寫成書信。次日天明，打發小廝回去報信。

劉鴻儒見了大喜，次日，即往九龍山園上，收拾壇場，莊嚴佛像。叫四個為首的齋公，遠近傳香，訂於天啟二年正月元旦吉日，開講《法華》妙品真經。怎見得這道場齊整？但見：

庭台壯麗，功德莊嚴。庭台壯麗，三層寶級列諸天；功德莊嚴，九品瓊函包萬象。金鍾一響，滿堂合掌盡皈依；雲板初敲，大眾齋心齊人定。迎佛處天香繚繞，半空中花雨繽紛。微動慈惶之口，講的是五蘊三除；大開方便之門，度的是四生六道。唱梵字仙音嘹亮，持秘咒法律森嚴。青娥紅粉念彌陀，白叟黃童齊禮佛。

至日紛紛擁擁，遠近赴會者不計其數。富貴的遠乘車馬，貧賤者徒步攜囊，都有錢糧上會，多寡不等。一一上號，收的收，打齋的打齋。又有供小食、供中齋的，一日也花費兩百金，甚是熱鬧。那玉支起初也選精嚴法律，漸到後來，就談諧戲謔起來，引得那些男女們嬉笑難支，都無紀律。

將近二月初旬，天氣漸暖，各處婦女漸漸來得多了。鴻儒一日正在門首看司簿的上簿，只見一叢女人來到檯邊，報名送錢。內中一個女子，約有□六七歲，舉起手來，向手上除下一隻銀鐲來，遞與賬上。鴻儒定睛細看，那女子生得□分美麗。但見：

鳳梢侵鬢，層波細剪。明眸蟬翼垂肩，膩粉團搓素頸。芙蓉面，似一片美玉籠霞；蕙蘭心，如數朵寒梅映雪。立著似海棠帶露，行來如楊柳隨風。私語口生香，嚶嚶鶯聲花外囀；含顰眉鎖黛，盈盈飛燕掌中擎。翠翹金鳳內家妝，淡抹輕描真國色。

劉鴻儒一見這女子，不覺神魂飄蕩。那女子笑嘻嘻隨著眾婦女進來，鴻儒也跟他進來，走到禪堂看了一會，又到方丈內來。那玉支講經初畢，纔放參，眾婦女齊齊跪下叩頭。那和尚公然上座，合掌吩咐道：「眾位女菩薩既入講堂，俱是佛會中有緣之人。須要信心念佛，勉行善事。你們聽講時，佛心發現，言言善果，念念菩提。及至歸家，又為七情六欲所迷，依舊日坐紅塵中，求一點清涼境界也不可得。受無限的熬煎，死後墮入沓犁地獄中。」眾婦女又叩頭哀告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弟子們只為輪迴，敢求老爺解脫。」玉支道：「若要解脫輪迴，先要聞經悟道，常常在此受戒虔修，則凡念日遠，道念日堅，乃有進益。若暫去暫來，徒擔個吃齋念佛之名，凡火不滅，罪孽日深。」內中就有一半的連連叩頭道：「弟子等情願常時在此聽老爺法旨。」玉支道：「既爾等情願精修，可到齋主處報名，給爾等淨室宿歇，不願者不必勉強。」說罷，起身下榻而去。眾婦女還叩頭念佛不已。

劉鴻儒先到方丈中來等他們，忙取筆硯、號簿過來，說道：「女菩薩情願悟道的都來報名。」眾女人都團團的圍著他，一一報名。寫到第二□名上，纔是七門周氏女兒淑英。後又逐一寫完，共有四□三人。鴻儒道：「隨我到後面來，撥房與各人居住。」也有六七人同住一房的，也有三四個一房的，惟有七氏母子，獨居一旁。鴻儒自己看著人代他收拾，一雙眼睛只顧看著那女子。淑英也自低頭含笑。看了一回，慾火更盛，恨不得立刻就與他做一處纔好。覺得沒情沒緒的，便走到方丈中榻子上，竟自睡著了。夢中與那女子百般調戲，□分和洽。正待歡會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檀越！巫山夢好呀，快起來，莫為邪魔所迷。」睜眼看時，卻是玉支。鴻儒被他說著機關，慌得手足無措。玉支笑道：「不要驚慌，來，我與你商議。」扯著手同到臥房中來。正是：

半枕未成巫峽雨，一聲驚破楚天秋。

畢竟不知同鴻儒商議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